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六十六回 太后下詔騰經士 瑞雲奏對改妝情

詞曰：光輝春節紅燈好，歲歲不如今年早。試問春色知多少？錦花綠柳啼鶯巧。坐受鼎中香煙裊，看紫燕將梁旋繞。一年好景須當曉，美良辰莫虛度了。

閒詞暫停。

且言皇上大喜，賜了安瑞雲御酒、彩緞、金銀，安瑞雲謝過恩，皇上袍袖一展回宮，君臣辭駕而出。

聖駕回到宮中，皇后娘娘忙忙迎接，吩咐：請太后娘娘同慶中秋。天子即將新科狀元張朗所吟之詩呈上太后；太后看畢，彼此評論：詩句新清，用韻的當。太后正在下旨，詔字跡端楷之人抄寫《金剛真經》，見張朗有此奇才，定然喜悅。

次日，宣詔都察院張朗進宮。朝駕已畢，傳旨內監將御園打掃潔淨，命張朗封鎖在內寫經，一切飲食皆賜御膳，內中無一不有。皇太后命幾個小太監在御園伏侍，安瑞雲卻也不敢不寫。一連過了月餘。且喜安瑞雲筆底如風，寫得甚快。時近深秋，不覺初冬又到，獨自一人在御園寫經，卻也淒涼。正是：

階下梧桐催短恨，簷前鐵馬送悲聲。

皇宮冷落誰為伴？御院淒涼獨一人。

無奈遭逢身顯貴，誰知羈絆女流身？

愁心尤恐君王識，惟有低頭暗自吟。

張朗自進御園來，約有月餘，未曾整妝梳洗。那一日，見內監不〔在〕，四下無人，除下冠帶，重整烏雲，蛾眉淡掃。正在梳洗未完，忽內監前來報稱：「太后駕臨！」安瑞雲在書房梳洗，還是個女子模樣，聽得太后駕臨，急忙欲整衣冠，前來接駕，而皇太后御駕已到御書房門首。安瑞雲措手不及，只得本來面目上前迎接，俯伏在地，起奏道：「臣有冤深若海，一言難盡。伏乞太后千歲暫恕一時，俟臣表奏明白，那時碎屍萬段，臣自甘心。」太后見他溫柔弱質，體態輕盈，既是女子，能妝男兒竊取功名，混入宮闈，必有緣故。開言問道：「爾有何冤？因甚女妝男飾，敢亂朝綱？豈不畏皇皇國典！可將負屈原由一一備細奏來。」安瑞雲卻不打點皇太后到此，出於意外。自想父冤不能雪白，一時難於奏出；且喜皇太后盤問，只得將計就計，奏明太后，或能代父報仇，亦未可知。正是：

含悲搵淚從頭訴，忙將往事奏天庭。

「臣本原任兵部侍郎安國治之女，名瑞雲，實乃翰林院侍讀呂昆之妻，已結絲蘿，未曾婚配。只緣父遭奸陷害，偽旨拿解來京，臣風聞此事，肝腸碎斷，憤不欲生。奈臣父慘無子，只有臣女一人；父子天倫，焉能坐視？日夜悲呼，計無所出，只得假扮男子，帶同侍女臨妝來都尋父。滿擬父子團圓，不意中途遭變。其時路過登州，有原任帶刀指揮張宏捕獵而回，臣僕見其隨眾多人，各執器械，其勢猛勇，錯認強人，於是放箭，射中張宏之膊。張宏帶傷，豈能幹休？隨命家人將臣主僕帶回伊家，繩捆牢拴，欲將刑楚。臣思身入重地，安能輕易脫逃？且無故傷人，自知理曲，無言可對，惟有聽天由命。乃蒙張宏之妻鮑氏察言觀色，見臣垂肩械膊，料非孤輩小人；彼時細細盤詰，問及臣夫呂昆；誰料張宏之妻，係臣夫呂昆姨母。其時臣婢臨妝見伊說出有因，即以臣將呂昆之名頂替。鮑氏見是兩姨至戚，隨即解了繩索，留臣在家，以為骨肉至親。臣思此事不過蒙混一時，恐其事久必敗，只得告別。復因伊子原是鄉榜舉人，現在染病，不能赴京會試。故臣冒頂張朗之名，入闈應考。深感皇恩，愧叨鼎甲。今又蒙皇上寵愛，授臣察院之職。臣自入官以來，萬恨千愁，含悲官舍，不敢以父冤擅達天庭，惟有抱襟掩泣。今實太后駕臨，一時難以迴避。臣思欺君之罪，萬死難逃。伏乞太后念臣老父無兒，夫妻兩地，求將原辭轉送天庭，敕部查問：臣父為誰所害？因何仇讎？問其就裡，釋放回家。感戴天恩。所奏是實。」言畢，依然俯伏在地。